

青春文学

感悟


二月里的梧桐雨

ERYUELIDEWUTONGYU

远方出版社

青春文学

感悟



——二月里的梧桐雨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燕
封面设计:麒麟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悟 / 感悟工作室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3
ISBN 7-80595-918-8

I. 感… II. 感… III.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385 号

书 名:《感悟》
编 著:感悟工作室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8.5
印 数:3000
字 数:240 千字
书 号:ISBN7-80595-918-8/I.350
定 价:558.00 元(全 24 册)

如有倒装,缺页或错装的质量问题,由本厂负责退换



目 录

二月里的梧桐雨	口述 / 余熙 整理 / 杨耀(1)
最是少年青涩时	叶倾城(6)
爱谁都值得	马德(8)
寿喜烧的秋天	龙竞(11)
说好不分手	莫小米(13)
结婚的,是另一些人	芮黎(15)
添上“亲爱的”	汪洋(20)
成熟爱情的真谛	(22)
爱你有多远	凌九九(25)
让我们一起“主动失恋”	(35)
送你一支手留余香的玫瑰花	徐德军(41)
一枚见证纯洁友情的胸针	蜀南麦子(44)
致命的误会	(47)
本期益智百分百答案	(52)
我们约定携手今生	阿文(54)
永远在那里	丁毅(57)
25 分钟的爱	远山含黛(59)






沙丘上盛开红玫瑰	琴子译(61)
铭刻于心的爱	伊丽莎白·桑斯德(65)
暗恋	(67)
许一个百年好合	莫装青衣(69)
真爱真情——奥运之约	(70)
想你	胡言(77)
爱情故事	北岛(79)
给人生划分行程	李桂芳(80)
惟一的大门	邱开支(82)
还有一个苹果	阿健(84)
把失败变成财富	曾有情(86)
手的故事	刘虹(88)
淡泊宁静乐常有	阿润(91)
为别人喝彩	任润刚(93)
善与爱的价值	黄乃毓(95)
快乐	(97)
追赶承诺	佚名(98)
愿望与成功之间	刘燕敏(100)
26个细节帮你赢得好人缘	(102)
该跳槽时就跳槽	树奈(104)
大人物的小幽默	贾登云(106)
总统们的幽默	李君(108)
钱钟书的十六字养生术	尘土(110)
童心的价值	张丽钧(112)
20亩麦子揉多少馍	郝斌生(115)



生死两茫茫	慧慧(118)
羞涩的记忆	风明(120)
妈妈,今天让妞妞哄你入睡	刘继荣(122)
我家有个“吵架日”	陈杰(125)
“勇气号”最新发现火星上曾有流动水的痕迹	(127)
两双球鞋	卫宣利(128)
谭兴卖桌	廖颖(131)
抬杠者说	王济忱(132)
遭遇彩铃	菡菡(134)
嫁狗随狗的幸福生活	王琼丽(137)
钢琴课	兰娜译(140)
信任	周海亮(143)
想起了一个人	铁原(145)
为自己准备明天的早餐	王治国(147)
不言放弃	胡守文(150)
永远不晚	孙盛起(152)
采撷生活的浪花	(153)
国外人才求职一瞥	廖仲毛(156)
单身是一种公害	(159)
动物寓言	马长山(165)
母亲的眼泪	安格尔·卡利切夫(169)
苦功无价	赵棋(171)
我在日本的感叹	张萌(172)
双管齐下	(175)
明目张胆	(177)





假如官员没有国界 孙贵颂(178)

十面埋伏里的阿○ 洛桑扎西(181)

妙趣横生的告示 杜金元(183)

不丹——拒绝文明污染 程小宁(185)

大话奥运 (188)


《史瑞克2》颠覆童话,笑疼肠子 (191)

明明 靳雪晴(193)

时尚读本 (195)

父母心 (日)川端康成 小竹译(199)






二月里的梧桐雨

○口述 / 余熙 ○整理 / 杨耀


和妻认识在七年前。


当时我和父亲在家乡经营一家小公司，已经有了热恋的女友。有一天，一个生意上的大客户带着女儿从福建来江城武汉，父亲指定我负责全程接待。那是个很有实力的客户，而且还和父亲有很多年的交情。他的女儿相貌平平，性格文静。

等到他们要离开的前夜，父亲终于对我摊牌：大客户这次亲自来武汉，不仅是要敲定跟公司的长期合作，而且还想敲定我和他女儿的恋爱关系。



我深知几年来父亲的公司惨淡经营，如果失去这个机会，不出半年就会破产。可是再艰难我也不愿出卖自己的感情。于是和父亲激烈地争论了一夜，也全然不顾母亲的苦求，到最后，我跑去找女友，笃定地告诉她：“我愿意为爱情带你一起出走。”不想，女友却很现实地劝我说：“可是出走之后怎么办？倒不妨退后一步天地宽——你迟早要接替父亲，没准还会接替岳父，那时你的事业已经稳定下来，而离婚只是十几分钟的事。”没料想最竭力说服我接受利益婚姻的人居然是自己的女友，这个女孩子的虚荣和心机让我微微有些惊讶，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一直







靠打工为生的她只不过希望得到相对安稳的依靠，即使错也错不到哪里。

就这样，我掩饰起自己内心的不情愿，尝试去和客户的女儿恋爱。交往久了，感觉出她的和善、体贴以及对我的不设防，她对我的好让我不禁有些惭愧，因为在整个交易里，她是惟一被蒙在鼓里的人。


半年后我们按照双方家长的安排结了婚，商业目的促成的这场婚姻自然带来不少商业利益。不但父亲的公司得以起死回生，而且我本人也随妻去了福建，很快进入岳父任董事长的企业，并且一路高升地被提拔为副总经理。



进入企业上层，我逐渐接触了一些内幕，许多商业圈的投机取巧是我看不惯、做不来的。起初我抱着洁身自好的心态默然以对，可是到后来，岳父开始不满我的“懵懂”。有一回，因为我的率直使得一次冷淡破裂，过后岳父就教训我说：“来了这么久，是木头也该学机灵一点了。”我不满地反驳道：“对不起，那种机灵恐怕我一辈子都学不会，也根本不想学。”岳父勃然大怒，用救世主的姿态说道：“学不会？可你吃我女儿的软饭倒很满足。”




这样的屈辱让我愤然，一扭头便离开了岳父的公司。在大街上，我给结婚后还藕断丝连的女友打去电话。她在那头听了，没有丝毫安慰，只是一个劲儿责备我的冲动和意气用事，随后，她让我去给岳父赔礼道歉。我告诉她：“我没有错，也不再委曲求全。”女友气道：“原先还想着你奔出头后好拉扯我，现在看来



根本就指望不了。”说完她撂下话筒,我知道,事态发展并非她
先前想像的,所以我们之间的瓜葛也就此完结。


回到家里,妻已做好饭菜等着我。她说:“爸爸要我和你谈
谈,今天你让他很不高兴。”我望着妻,内心正盘算着要跟她作
何种较量,这时她又说:“我问过公司里的人,今天的事是爸爸
错了,我站在你这边。”她的话令我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我苦
笑着说:“即使我是对的,恐怕也要为此付出代价。”妻从桌子对
面伸出一只手,微笑道:“如果你决定从头开始,我也一定全力
支持。”


我有些措手不及地坐在那儿,仔细端详妻。那时结婚已一
年,而我却好像才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打量她。这个平日里温顺
得有点懦弱的女人此时此刻却显示出一种生死与共的坚定,假
如没有爱,她又如何能做到?这样思忖着,我内心不禁有些感
动,也越发愧疚。



一个月后我和妻回到武汉,用微薄的积蓄盘下了一个快餐
店。除了店堂里的生意,我还接下了附近几个工地的送餐业务。
每天清晨5点前要做好近80份快餐,然后骑车送到工地。大宗
外卖是需要两个人干的辛苦活儿,由于人手少,自小娇生惯养
的妻不得不和我搭手。


从店里到工地骑车大约要1刻钟。是二月的清晨,不时有
倒春寒的冷雨,马路很寂静,两边梧桐树的枝桠在雨里摇曳。我
骑三轮车,妻坐在后面照看几个用棉被包裹的大木桶,里面装
着配好的盒饭。车在柏油路上轻轻颠簸着,原本很冷清的路途,





我和妻彼此不时地说说话,很快就过去了,而且人也不觉得那么孤单。

妻最喜欢谈论的是那些梧桐,那个季节树枝上残留一些枯萎的老叶子,而新叶还包在绒绒的胚蕾里。妻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总是带一点惊喜,她告诉我哪根枝上的胚蕾长大了,哪个梢头的新叶已露了头角,声音里充满一种稚气的喜悦。空阔的路上有一点点回音,给我一种很温暖的希望,感觉身后还有个可以亲近的人,对生活又那么充满希望。



有个冷雨的清晨,我在送外卖的路上半调侃半认真地问妻:“你这样死心塌地跟我,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伟大?”妻笑道:“你一个卖快餐的,能伟大到哪里去?我喜欢的是你正直的品性。每天在厨房里,最喜欢看的就是你一边忙活一边叮嘱那些小工要淘干净米、洗干净菜,别人眼睛里是一副唠唠叨叨的样子,但在我眼里,觉得自己跟了一个即使发财也赚的是本分钱的好人。”我默然地听着,不禁想起结婚前后的一些不安分,从心底觉得自己荒唐——身边放着这么好的人,还和别人瞎折腾什么呢?幸亏妻在后边,看不见我的尴尬和惭愧。

有时,人的感情会非常奇怪。那个最艰辛的二月,我对妻的感觉就在冰冷的梧桐雨中慢慢热乎起来。坦率地讲,在此之前我对妻几乎是没有什么感情的;而在此之后,我内心燃起的是一点点掺杂着感激和亲情的爱。但就是多出的这一点点爱,促使我去重新审读妻、审读自己的婚姻。那种变化并不明显,却能真切地察觉夫妻间曾经的客套被彼此的默契所替代,以前平淡






苍白的日子也渐渐增添了色彩。

孩子在婚后第三年出世了,我的事业也步入正轨,在武汉拥有了多家快餐连锁店。一些了解底细的朋友私下好奇地等着看我的婚变,可是年复一年,我们的三口之家始终乐融融地过着惬意的日子。

大约是孩子4岁生日的早晨,从睡梦里醒来,看见坐在身边的妻,眼睛大大的,泛出微微泪光。她说:“昨天晚上,听见你在梦里叫我的名字。”我完全没有印象,于是不在意地问:“有什么奇怪的吗?”她幽幽地回答说:“记得刚结婚时,也听说过你在梦里叫,不过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我惊起,下意识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她:“是不是伤你很深?”妻低下头,半天再抬起来,温和地微笑道:“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几时开始真正爱上我的?”




我愣了,是啊是啊,面前这个当年那么不被我看好的妻,竟然和她过了这么久,想起来连我自己都奇怪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是几时开始爱她的呢?我说不清,但脑海里恍惚闪过那些二

月里的梧桐雨,冷冷的,却有那么多相濡以沫的回忆。

现在又是二月,窗外也落着零星的雨,我不禁拥过妻。经常看媒体议论婚姻的七年之痒,算起来我们的婚姻也满七年了,可是,我们生活的蜜月才刚刚开了个头儿。





最是少年青涩时

○叶倾城

当他记起她，那些碎片记忆，便是一小朵一小朵的风花，拼成春天。

注意到她，只为了她的水红衬衣，当时极昂贵的“的确良”，盛夏汗湿成半透明，薄脆如糖纸，淡胭脂色，隐约现出衣内细细两条带子，而脊椎若隐若现，像一条游得笔直的鱼。

十六岁的他，心里扑扑一跳，似一瓶香槟欢喜地启封。


自此上课无法专心，下课直扑窗外，只为等她缓缓自走廊那端经过，阳光无端端泼她一身金橙。

每周六她都洗头，披着湿湿的黑发来上晚自习，笼着夕阳的金晕。发香很熟悉，是母亲常用的海鸥洗发膏，深夜，一个人骑车经过夜深的小路，他仿佛还嗅得到，那豆绿的芬芳。

偶然间听见她与女伴说笑，“好讨厌呀，河边那条小路，一下雨，两边的草都倒下来了，你看我踩得一脚湿。”一拉裤脚，脚蹀溅了狭长泥痕，原来她穿了薄荷蓝的细带凉鞋，足踝晶莹。

下一周，他换下的衣物成为母亲最大的谜团：再野到外头玩，也不至于满裤满鞋都是泥浆草根吧？家里的菜刀怎么也钝了？他只悄悄紧握双手，掌心是草叶边缘划出的血痕。






然而下一个雨天来临,他已经没有勇气去看那条小路,肺腑里净是一句话,“春风吹又生”。这是无用功呀,其实当时就知道。

只是这样了,他的喜欢、琐细、隐秘、沉默。她是他的黄金盟誓之地,最渴盼,也是最不可靠近。她甚至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他。那年运动会,以他为领队的男生全军覆没,班会上吵着嚷着,不知道推出了个损招,每一个参赛者,都让女生弹一下脑门。但见女孩中,推推搡搡出来了她。

这么吵,他却忽然什么也听不见了,无数星辰自他眼前陨落。早有同学一把揪住他,“得抓住这小子,别让他溜了”。

他想溜吗?当然不。他却不知为什么,惊慌失措,在几双手之间挣扎,如遭遇歹徒的弱女子,或者受惊吓的幼兽。


她停在他面前,绽颜一笑,扬起右手。呵,她扬起右手,食指中指一捏如佛家手印。来了,来了,即将触到他额头了,眼里是她手指的细白……神迹出现,他不能不承接。他心脏“得得”,一头大汗,只下意识地玩命躲闪。同学们抓得太紧,他情急中推金山、倒玉柱,世贸大厦瞬间崩摧,他被掩在废墟的下头,血肉横飞……




二十几年的辛苦岁月,其实与她无关。他所有的心意,不过是一把徒劳的镰,来过又去,而原上,青草自离离。记忆是在时间里渐酿的酒,属于他的,便只是他的。

又看见那夜啜泣的男孩,星空下操场旷漠如沙海。而终于可以隔着时间,轻轻抱一下当年的自己,“我明白,我懂,我了解”。

而她,是他的,来时陌上初熏,注释着他的少年时光,曾经多少青涩。






爱谁都值得

○马德


在即将点燃引线的一刹那,他发现,旁边有一个蹬着三轮车的白发蓬乱的老女人,像极了自己的养母……

他原本是一个弃婴,二十年前被一个女人抱回家。




这家就夫妻俩,四十岁上下,膝下无儿无女,住在这座城市的边上。日子过得也很恹恹,丈夫有病长年卧床,女人常常靠出外帮别人做事或者去城郊捡破烂养家糊口。然而,这家人对孩子并不薄,视同己出,虽然苦巴巴的,还是买了奶粉鸡蛋,一路把孩子拉扯大。

长大后,小学没念几天,他就不上了,跟着一帮孩子胡混。开始,他还回家。后来,一看到养父病恹恹地躺在床上,养母头发蓬乱地忙这忙那,他就有点烦这个家了。有一次,在城里的公园,他跟几个孩子抢了民工的钱,结果被抓了起来。放出来后,他想,如果那个家有一点嫌弃他,他就彻底离开。然而养母依旧亲热地待他,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之后,他的养父死了。他的养母也愈发地老了,像风中的蜡烛,头发花白而蓬乱,也愈加地憔悴了。到了就业的年龄,他没



有找到工作，一天到晚四处闲转。结果，因为一次合伙抢劫，他被判了五年。五年的日子是灰暗的，这期间，还是这位六十多岁的养母，千里迢迢，奔到他服刑的监狱，探视他。望着已经风蚀残年的养母，他有些痛心，觉得有些对不起她。

出来后，他并没有回到养母所在的那座城市。他辗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另一座城市待了下来，几乎没有安稳几天，他便又和当地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到了一起，这一次，他们要做一宗大买卖，然而，蹊跷的是，那天他们一伙人几乎就要得手了，结果他负责引爆炸药，竟然没缘由地哑了火。


就因为炸药没有爆炸，运钞车安然无恙，周围的人安然无恙，而他们却被警方抓获了。在警方的询问中，他交待，他之所以没有引爆炸药，是因为在即将点燃引线的一刹那，他发现，旁边有一个蹬着三轮车的白发蓬乱的老女人，像极了自己的养母。



他的这一闪念，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通过当地派出所查询，得知他的养母还活着，警方便千里迢迢把他的老母亲接来，安排与他见面。当养母看到自己儿子的时候，便一下子扑上去抱住了他，母子俩抱头失声痛哭。养母说：“你的事情，警察都和我说了。”他哭得愈加不能控制了，他说：“妈妈啊，儿子对不起你，对不起你这么多年含辛茹苦地抚养。我这样狼心狗肺的家伙，辜负了你这么多年的爱。”他接着有些撕心裂肺地喊道：“妈妈，你爱错人了……”

“不，”养母拢了拢头发，接着说，“妈妈并没有爱错人。是





的,在这之前,妈妈也曾伤心过,对你几乎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这一次你所做的,让妈妈知道了,妈妈并没有爱错你!”

故事的结果很简单,漫长的刑期之后,他也已经一大把年纪了,他在一个偏僻而陌生的城镇开了一家小吃店。没有人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原来是干什么的。那里的人们所知道的是,他接济过不少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个很有善心的人。

他死之前,他把他的那家店留给了一个孤儿。他给这个孤儿的遗言只有一句话,据说,那句话是他的养母留给他的:这个世界,爱谁都值得。

